

Love
Stories

看北岳爱情小说
来一场风花雪月

嘛呢石

昂旺文章
一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嘛呢石

Manishi

昂旺文章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嘛呢石 / 昂旺文章著.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378-4087-3

I . ①嘛… II . ①昂…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0977 号

书 名 嘛呢石
著 者 昂旺文章
责任编辑 刘文飞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84364428(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 <http://www.bwyw.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151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087-3
定 价 29.80元

开 篇

夜深了，我无意入眠。

窗外雪花飘飞，室内将熄的牛粪火炉还散发着余温。我披上棉袄伏在书桌，想从电脑的屏幕上采摘这个冬天里没有冬眠的一个个像小蝌蚪似的中文字符，把脑海里一些凌乱的东西试图做一次规整，可是闪动的光标在我的眼窝里掀起了阵阵巨浪。我如同站在一棵棵麦穗上，一晃便掉入黝黑的土壤，眼前一黑，瞬间就踩着时光的踏板，沿着父亲入土的记忆隧道，走进了上个世纪一段情歌的作坊里。

在作坊的一个阴暗角落里，我找到了一个镶着薄银的朽木酒盅。酒盅已经锈迹斑斑，但依然留存着青稞酒的清香。屋外似乎有雨在下，我举起酒盅站到门外，让这自天而来的无根之水，把酒盅斟满。

等了许久、许久，当准备一饮而尽的时候，发现里面依旧还是空的。但一触及嘴唇，我便酩酊大醉，泪打衣衫……

第一章

读览天下的太阳，
把慈悲撒满大地；
穿梭夜幕的弯月，
给思念铺垫长路；
情动阿哥的阿妹，
似云霞锁住了心扉。

1 朝阳像酥油饼

1934年12月的一天，坐落在青藏高原腹地的玉树新寨村，铺满了洁白的雪，层层叠叠、绵绵密密……一种纯净的色调在黎明的村寨上漫延着，煮早茶冒出的炊烟像一条条从天空抛下来的羊毛线团，拴住了每家每户，仿佛要把整个村子提到空中去。

高空中有三五个秃鹫盘旋着，飞向远方。偶尔有一群麻雀，唧唧喳喳地从房前屋后穿过，又没入墙沿上搭起的一排排干黄的麦

垛中。

牛圈里驮牛、奶牛反刍的声音，显得极其悠然自得，它们一整夜都在安享其乐；而羊圈里的羊和拴在院子里的马，仿佛有些急不可待，黎明已经点燃了它们出门觅食的兴致。

藏獒、猎犬、哈巴狗，各自亮开了嗓子，亦如晨练……

朝阳徐徐升起，鲜亮、清润，像挤奶姑娘把刚打出的酥油在手心里捏成的圆润的酥油饼，又仿佛是热茶上融化的酥油，浮在远山上面，给它们镀上了一层厚厚的金黄色。近处的白云，在高原气流的作用下，压得很低，几乎就要贴近你的眼眸；而从高处白云里倾泻而来的一抹橘黄的酥油色，把你包裹起来，像妈妈的羊皮袄。

这眼前的村寨，就是青藏高原闻名遐迩的被录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玉树新寨嘉那嘛呢石城。如同拉萨的名胜古刹、昌都的印经院、云南的梅里雪山、雪地的珠穆朗玛一样，它在人们的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

2 嘛嘛呢叭咪吽

新寨嘉那嘛呢石城里，转嘛呢的人群揪着冬日黎明的一口寒气，在这如诗一样的景致中，沿着顺时针的方向，踏上了转经路。嘛呢石高高低低堆积而成的嘛呢石堆，似乎是千年来的无数圣人修得的神圣的道场。转经的脚步声交织成了富有弹性的音效，愈加衬托出人们从心底发出的清朗的诵经声。

“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

诵经声像破出地壳、出眼在冰川的泉水从地下涌向地面，撞击、回旋、飞跃、粉碎、聚合，亦如时光在穿山凿石，又似牧场间花摇草荡，在这个有些狭窄的转经路上，一声接一声，汇成了人类最壮美的交响乐。

咏唱的旋律永远是这个满城香火的村寨的骄傲，这种骄傲已经传承了几代人，仿佛人们的心窝里开启了一个个水源，从那里流出一条条溪水，汇聚成江河，进入救度之道、誓愿之路、修持之界。

正是——

“唵”在佛部心；

“嘛呢”观世音；

“叭咪”莲花开；

“吽”得众佛智。

3 代吉侃卓

十八岁的代吉侃卓是新寨这个村寨里数一数二的姑娘。她今天着一身布绒藏装，辫一头细长的中指般粗细的发辫，像珠帘从头部倾泻到后背，而后又将发辫集中在一起，束成一根，宛如源头的无数溪流无论从哪个方向而来，最终都汇聚成大河一样。在额头刘海的发丝上左右各串了一圈绿松石珠链，显得更加利落和精细。年轻靓丽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泽。如柳一样的腰间，束着一款红尼包边、红皮镂空花纹的牛皮腰带，腰带上并排挂着嵌有红珊瑚、绿松石的藏式银制女刀和錾花银裹、上下端三叶花瓣展开、

中间掐腰如柳的针盒。这种制作精美的藏式腰带、女刀和针盒，是玉树地区独有的。而其制作工艺不断引领着整个藏区当时和现在的时尚观念，特别是女式藏袍的设计和色调搭边方式，成为藏地服饰的精髓所在。

代吉侃卓走在转经路上，如花似玉的容貌犹如阳光洒在这精致的刀鞘、针盒上，显得光色玲珑，有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魔力。而针盒的银环链坐在身体的摆动中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撩开人宁静的心扉。

代吉侃卓的好友永措就像一个小妹妹紧随在她的身边，她俩就像在一个花枝上结出的两个花蕾，一股令人迷醉的馨香环绕在她们的周围。永措戴了顶长檐羔皮帽，颀长的颈上带着一串饰有珊瑚、琥珀的项链，显得又朝气又靓丽。她们走在转嘛呢石的人群中，像一叶起伏的小舟，时隐时现，或急或慢……

前后都是转经人，当到路面狭窄处，人群中的代吉侃卓和永措不得不贴得很紧。那感觉不是在走，而是被众人的气场托起，飘向前方，她们不得不向前，也不能不向前。

走在转经路上，代吉侃卓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感。那些擦肩而过的、前拥后推的、相互搀扶的男女老少，是否跟她一样，也是在飘？不。是在流！是涓涓细流，是滔滔江河，只为已知或未知的方向义无反顾。

在代吉侃卓的前面，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在熟练地磕着等身长头。她两步一叩，又两步一叩，缓慢而执着。女孩套在双手的护掌木垫，像在高原上滑翔的雪板双翼，起飞、落地，又起飞、又落地，反反复复，起起落落；犹如雏鹰在征服蓝天前的一次次翱翔，羽翼溅血，至死不悔。

“唰、唰……”护掌木垫俯冲向地面，随后金属的响声穿越僵硬的冻层带，并从地下折射而出，重重地敲打在代吉侃卓的耳膜，带着她进入到心智通透的观想自在中，这是她从未有过的一次体验。

这是一弯不会浑浊、不会冰冻的流水，清澈却无法看到底层。这流水在这千年踏出的心路上没有轨迹，也没有河岸，终年流淌，生生不息。偶尔有一处回旋的涡流，把刚刚跃起的浪花收复囊中。该不是坠入三恶道了吧？一股钻心的痛，定格在了代吉侃卓的心头。她感到一口冷气闯入自己的体内，猛然间惊醒。

“阿佳（姐姐）代吉，你怎么了？看你，我刚才问你来着，你就是不理我！”

代吉侃卓急忙侧脸看着永措，脸上挂着惬意的笑容：“傻丫头，你听这诵经的声音、转经筒的声音，还有走路的声音，你不大声点，我怎么听得到呀？”

一位蹒跚的老人牵着一只放生羊走在她们前面，代吉侃卓一眼就认出是同村的阿佳色样。她欲上前招呼却又放慢了脚步，指着放生羊对永措说：“你看这放生羊，据说非常神奇。你听说过吗？”

“阿佳，在咱们草原上有那么多放生羊，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代吉侃卓仿佛找到了表达她惬意的机会，绘声绘色地说，“这放生羊神着呢！自从阿佳色样领着它转嘛呢石以来，就没有缺过一天来这里。有几次阿佳色样病了，无法起身来转经，放生羊却自个儿准时过来转经，又按时辰回家了。”

“什么，真的？”

“真的。”

“我真不敢相信。”永措着实怀着满腔的敬佩，注视了一眼放生羊。

放生羊的耳朵上系了一根黄色的丝带，脊背上涂染了一抹红色，在没有任何杂色的白羊毛间，这红色显得非常醒目，如血。

代吉侃卓似乎明白了，红色不一定只代表血，而血必定是红色的。或许这血色，是人们本该超越却又无法超越的壕沟，于是就有了佛陀，有了这一代又一代人累积的嘛呢石，有了这一生一世都走不完的转经路。

——心中之佛；

——万物之佛；

——生命之佛；

——无极之佛啊。

4 嘛呢心印

“阿佳，你看这里的嘛呢石有多少呀？转一圈都要这么长时间！”一直在牧场上长大的永措带着一丝茫然，继续问。

代吉侃卓左手捻动着菩提佛珠，右手握着永措的左手。听到永措在问，她便用拉住永措的右手指了指前面的放生羊，俏皮地说：

“你知道它身上有多少根羊毛吗？嘛呢石说不定比它身上的羊毛还要多。”

“阿佳，你哄我！”

“傻丫头，我怎么会哄你？”

代吉侃卓看永措有一点生气，开心地笑出了声。不过她还是认真地介绍起来：“我阿爸的阿爸也是这里刻嘛呢石的，他们说这里有25亿多块嘛呢石，是第一世嘉那活佛创建的，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而且逐年增加；只要新寨村存在，再过几百年，也会有刻嘛呢石的人家。”

嘛呢石的数量，每天都在改变。这是一个永远不会缺失的积累。一个民族因为有了不断的永不停止的积累，才有了汪洋大海一样的丰厚和活力——激荡的智慧、博大的胸怀、无极的力量。

永措有些兴奋地点头：“阿佳，你说的对，将来可能比上百头羊身上的羊毛还多呢。”

“对呀。咱们多幸运，就住在嘛呢石城的旁边，想什么时候转

就什么时候转。你看这里来转经的大部分人是从远处赶来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可是走了几天才到这里的，多不容易。今天是藏历12月14日，也是新寨‘嘉那布群’节的第一天，在今明两天，都是积善行德的好日子，磕长头、转经、戒荤、煨桑，一切福报都会翻倍地增加。”代吉侃卓若有所思地说。

“阿佳，还有其他重要的日子吗？”

“有呀。还有一些重要的日子，修法也有无量的功德，像4月8日的佛陀诞生日、7月22日莲花生大师诞生周年祭、10月25日宗喀巴圆寂日，等等。”

“阿佳，14日和15日有什么特殊呢？跟这些日子对不上。”

看着永措喋喋不休地在问，代吉侃卓用指尖轻轻戳了一下永措的脑袋，说：“傻丫头。其他日子也一样啊，只要心里存有感恩和慈悲。”

“阿佳，你就告诉我吧。14日和15日有什么特殊呢？”

“藏历每月14日和15日是月圆之时，那光如同乳汁，满满的，将要溢出来了。传说这个时候大海也会变得满满的，要漫过堤岸，老人们说那叫涨潮。这种变化是人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同时，还有许多我们无法观察和无法认识的空间和时间，也与月亮一样在变化，有盛有衰，有明有暗。在盛的时候和明的时候，去礼佛、去做慈善、去转山或者转经，福报就会最好。就像甘露把你的整个心灵和躯体灌满，你的一切祈愿都会得到圆满的、最大的、最多的加持和能量。当然如果在这个日子去行孽障，也同样会得到无限大的恶果。所以，每每藏历15日，人们都会吃斋礼佛，行善积德，获取无量的功德。”

代吉侃卓自己也想不起这个传说是从哪里听来的，有这样的传说吗？代吉侃卓明白，在一切慈悲的心里，这个传说所预示的是不是真的，已经不重要了。在这转经的途中，每个人都在接受或者感应着生命与生命间的讯息，以及天与地在宇宙间禅定的觉与悟。十五的月亮她见过，可是大海却是那么遥远。大海和草原一样吗？大海处处会有船舶，而草原处处都是牛羊。

“真的呀？”永措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转经礼佛的人这么多。

在这个不可知的世界里，我们是一粒尘埃，甚至渺小到不及一粒尘埃；但我们的内心只要存有慈悲和善念，我们的智慧和胸怀就可以大到可容纳整个世界。这就是人与其他物种的不同之处。

永措一脸憧憬：“不杀生多好呀，我相信！过去我们在草原上放牧的时候都很少穿鞋，就怕踩死脚下的生灵。”

代吉侃卓说：“只要心里有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就等于供养了我们自己的生命。”

“阿佳，你知道的就是多。”

“什么呀！据说这是嘉那活佛在讲经的时候，对大家说的。我也是从老人们那里听来的。”

有一帮年轻男女从她们的旁边擦身而过，很快消失在人群中。代吉侃卓和永措也稍稍加快了转嘛呢的脚步，但人太多，无法迈开步子。

在代吉侃卓和永措的前面是望不到头的手摇经轮的、磕等身长头的、手捻念珠的人。

在此起彼伏的诵经声中，新寨嘛呢石城恍如隔世的圣坛。

今天想祈福的人和想积福的人，还有为逝者奉念的人，他们各自心怀纯净的意念，为亲眷、为他人、为众生，踏上这转经路，采集着祥瑞的日子里佛陀赐予的功德。

代吉侃卓想，自己转经又为谁呢？长长的转经路是不是佛的一种启示：赐予这无尽的长路，让拥挤的欲望、贪念、仇恨、罪孽在这条路上慢慢被踏碎、碾平、夯实。

一切源于你的起点，而在生命的长河中所浮沉的世态炎凉，仅仅是一叶浮萍。

5 马 鞭

“新寨嘉那布群”是玉树新寨村的宗教祈福节，迄今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随着嘛呢石的日积月累，这里名声远扬，朝拜者也相继增多，久而久之演变成最大商贸盛会。经过岁月的雕刻，在结古这一唐蕃古道上，它成为久负盛名的贸易集散地上的一个华章。

在这里，茶叶、皮张、哔叽、酥油、青稞、布匹、土豆、盐巴、硬糖以及冬虫夏草等物品应有尽有。来自内地、西藏，甚至外国如尼泊尔、印度的商户们，紧贴着街面，搭起大大小小的帐篷，与大大小小露天的摊贩交错，星罗棋布。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挤着一个，彼此起伏的吆喝声、叫卖声、嬉笑声交织在一起。

出生于马帮世家的扎西彭措刚送完马帮的部分货物，借闲暇

也汇入到了这集市之中。他走在冬日午后沸热的街面上，有些难耐，但喧闹的场面让他抑制不住一睹卖场的激动心情。走不多时，他见一家专销马鞍等马具的帐篷，便走了过去。帐篷里摆满了鞍具、马掌、脚蹬等，他一眼看见帐柱中央挂着的几根马鞭，就上前挑选起来。

扎西彭措是标准的康巴汉子，二十出头，身高一米八左右，轮廓分明而黝黑的面孔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头上是红穗夹在黑发中盘结的英雄发，发间穿一个醒目的象牙圈，犹如发夹；右耳上挂着形似月牙的大银耳坠。身着一身灰色细氆氇藏装。脚蹬一双油黑的印度皮藏靴。只要瞅一眼，便能看出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马帮人。

“小伙子，看看这手柄，是梨花木的，上面还镶有银饰；而且价钱不贵，三钱纹银。你看这皮鞭，是用最好的牛皮筋编的。”

矮个儿的商贩来自藏南，四十开外，一脸的笑容，洪亮的声音与身材极不般配，有一双精明的眼睛。

“年轻人，你是走马帮的吧？如果你喜欢马鞭，我可以给你再便宜些。”

扎西彭措仿佛旁若无人，并没有理会商贩的介绍，只是仔细端详着一根根马鞭。这些马鞭的手柄一般用上等硬木木料打磨而成，里层用牛皮卷起，然后用食指宽的皮条缠绕而成，并饰以染红的如穗般皮条装点。马鞭的鞭身，是先把牛皮揉成柔韧度非常好的软皮，然后剪出粗细均匀的皮线，用八条或十六条交错编织而成，有五十厘米左右的长度。当鞭子编织到鞭梢时，从打结的地方

再伸出尖细的一根或两根一公分长的牛皮条，这样不仅抽打时有响亮的声音，而且使力度有序地释放到最末端。

扎西彭措如痴如醉地观赏着马鞭，心里着实非常喜欢。但商贩见他没有反应，也就不再理睬他了，转身招呼其他客户。

扎西彭措用双手揉搓着鞭梢，自言自语道：“好，好。这马鞭编织的手法确实像我阿妈的手艺，现在很少有这种环扣的打结方式了。愿佛祖保佑阿妈在天之灵！”此刻，扎西彭措心里不觉掠过一丝哀伤，母亲在他幼年时去世。与其说母亲的模样在他的记忆里已变得模糊，不如说已经找不到与此对接的记忆了；朦胧中，有一双眼睛似乎还在某个地方一直注视着自己。扎西彭措不得不感叹，岁月抚慰了多少伤口，同时也掩盖了与此相等的泪水。它残酷地剥夺了你的记忆，也深情地让你忘却一切不幸。

他珍视一直陪伴着父亲走南闯北的那支马鞭，因为它是母亲亲手做的。

6 邂逅

“机缘不一定巧合，而巧合的一定会有机缘。”这是时常挂在代吉侃卓父亲普布尼玛嘴上的名句。代吉侃卓从来就觉得世间的一切太有不确定性，只把这句话当作调侃而已。

转经过后，代吉侃卓和永措也走到卖场看热闹。

永措一眼看见前面专门经销马具的帐篷，自小喜欢马的她拉着代吉侃卓的手就往里走。

总是顽皮的永措用有些夸张的声音对代吉侃卓说：“阿佳代吉，你看这马鞍，多精致呀，买给将来的阿哥吧。哈哈……”

“别胡说！”代吉侃卓嘴上说着，却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放在帐篷门沿摆放着的三四个马鞍。其中有一个是黄铜包边、纯银镶嵌、纹路雕刻精细的马鞍，她忍不住上前端详片刻。

在一旁端详马鞭的扎西彭措听得清楚，还没有看清这两个女孩的模样，便脱口说出：“真正的汉子不需要马鞍，要的是这样的马鞭！你们不看看？”

扎西彭措并不是这家的伙计，自己都不知道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他一下子感到不妥和尴尬，为了掩饰自己的唐突，马上对商贩说：“我就要这根马鞭。”此时，他第一次感到男人脸红是多么难堪的事。到后来，扎西彭措想起此事还觉得非常尴尬；不过也许这是天意，让他有了一生都不能忘记的邂逅。

扎西彭措没得到商贩回应，就听到其中的一个女孩说话了：“好马配好鞍。没有好的马鞍，才算不上是好的骑手！”说话的是永措，她侧过身看了一眼扎西彭措，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在旁边的代吉侃卓听得小伙子浑厚磁性的声音，急忙拽了一下永措的衣袖。那声音就像磁铁，她的心儿被强大的磁场吸住，不自觉地窥视了一眼扎西彭措。

代吉侃卓的眼前是个头高高的男人，如一尊战神。炯炯有神的眼睛在轮廓分明、肤色黝黑的脸上闪烁着光，裸露的臂膀上一块块肌肉像绷紧的弓。